楊忠愍公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忠愍公集

楊繼盛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正誼堂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正誼本名楊椒山先生文集畿輔本名楊忠愍公集兩本文字有出入然皆僅兩卷畿輔本有奏罷馬市疏正誼本無故據畿輔本排印並錄正誼本序目本傳及畿輔本未載文字若干篇於後其與畿輔本重複者刪文存目

楊忠愍公集目錄

卷一

請罷馬市疏

請誅賊臣疏

卷二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壽少湖徐公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集張節婦册葉詩文序

記開煤山

介軒說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望雲思親圖引

劉司獄承恩圖引
與繼津年兄書
又
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
又
又
又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再上辭帖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祭煤山文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
祭太孺人耿母母氏文
祭馬南川父文
祭商少峰文

楊忠愍公集卷一

明容城楊繼盛著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伏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素賓服。尙

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册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鎭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偸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句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

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以此欲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

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貿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價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雖□□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

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

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聖旨。這事邊臣議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鬱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棙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鬱之手、已屬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寇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

今在外之賊、惟寇敵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寇敵者、大洋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寇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淩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

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輭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衞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員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

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寇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寇敵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眞情。

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

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淸。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罰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嗃戲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

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衞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衞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

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寇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齎謹奏。奉聖旨。這厮因譎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著錦衣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楊忠愍公集卷二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係焉。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爾。我苑洛韓公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因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弼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鎭。強藩帖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册。昭人耳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鎭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甯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

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卽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前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淸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眞。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爍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豈猶年數可拘哉。盛也。叨列門下。既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壽少湖徐公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眞。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龐肆掘巖翁伯張里、哆顓冥蠢、懷殘秉賊者。麃皓威鞑。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卽絕景吞響。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

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眞。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與臺之與危軒華衮也。況由此而進言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恆、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金册、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卽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求、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略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

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似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前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

闡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宏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湖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是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成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

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愼心生。愼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倣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己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册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死生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

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似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愼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墜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

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地。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指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媒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

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事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繈絮致滋美勤定省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眞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掾予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即垂淚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固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

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悴固忠也。逃迹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己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疏。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

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攄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悴。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尙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墮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

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扛。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殺。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眞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宦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尙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甯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斃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原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

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

敝鄉人劉大使便。曾具小啓。想已達左右矣。得敕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即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疏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

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脊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尙有可爲。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機審勢。與虜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見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俟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胡虜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卽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己接人。視前次亦差□□。昨過易州。登太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緌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眞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仙侶而降爲衆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

又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麪椒。夜臥熱坑。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壅塞。四肢麻木。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敕命後。卽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村。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

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敝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爲興起。弟學蘇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愼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啓。啓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爲見受。敢不揣僭妄。再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鄉人劉大使便。謹此代候。匆匆不盡欲言。統惟鑒諒。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疏。謀爲拙謬。自貽顚躓。負教甚深。圜土二年。仰託雲庇。居食如常。身心甯靜。患難□□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孑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爲鐵脊漢而已。便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諸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可以供給無竭。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由獲收六七十石。人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

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肅。弟可無外顧之憂。謹瑣瑣告說。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始可以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櫛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鄙賤。每於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況蒙本院按部鞏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第以學疏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日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尚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亦不移臨洮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前事。以爲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誤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不直陳其情。切惟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召不往。庶人召之役則役。召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爲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奏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甚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無得遲緩。二則曰無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誥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

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敢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

祭煤山文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祕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祕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祭太孺人耿母母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

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耶。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逝遭其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卽已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庵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夫之塗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耶。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門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共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悯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芻奠。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擩光戢景。抱璞含眞。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錢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圜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遣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廬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峰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使假之以年。必能者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由已絕。宜速死、而俾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禍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幸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尙饗。

原序

聞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抑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逐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不無少愧。孰若後三君子當闇茸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其死力而排擊之。雖百折不屈。至今歷三百年。凜然猶有生氣也。予撫閩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而先賢之書。次第剞劂。既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浩然獨存。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爲表章。既梓文山、疊山、正學、忠肅四公集。繼復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靖鬱於中。節烈見乎外。懃懃懇懇。不能竟讀。至其他議論文章。一皆本於至誠之所發。越夫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既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何期甫起官而即拜疏也。史載公至淮上。辭妻子北行。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灰。愈挫而愈直。愈折而愈剛。夫孰得而遏抑之哉。蓋公自有生後。夙罹閔凶。堅貞成性。故百折勿回。於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而況讀公之文者。不想見其爲人乎。公當時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此公之志也。亦即射洪、斛山二公之志也。予不獲二公全集而幷梓之。然覽公之集。而二公之所爲文。抑亦可知矣。夫自古有功名。有氣節。功名扶宇宙之盛氣。節挽大造之衰。公之不朽者。歷千古而常新。論世知人。幷不必爲公致慨於

遇之蹇而羨前三楊公之致身通顯垂名於竹帛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游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固恩寵繼盛以爲讎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

草奏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譎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憂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願代夫死。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碎蠶盔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楊椒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文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代龍湖公作
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集張節婦册葉文序
介軒說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題兩洲王先生誥命咨引
望雲思親圖引
劉司獄承恩圖引
奏疏

（删）
（删）
（删）
（删）
（删）
（删）
（删）

請誅賊臣疏　（刪）
附錄奏疏
願代夫死疏
張萬紀救疏

卷之二

書

與繼津年兄　（刪）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刪）
再上辭帖　（刪）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刪）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　（刪）
又　（刪）
又　（刪）
又　（刪）

祭文

祭楊斛山文
祭馬南川父文
祭商少峯文
祭易州楊五文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附錄碑記
敕賜旌忠祠碑
敕賜旌忠祠碑
墓祠碑記

（刪）
（刪）

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文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秋八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聲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徵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臣之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知。固無俟於言矣。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皇祖。眷我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陵、我高皇帝肇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文皇雖坐鎮幽薊。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皇上雖垂拱

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耳。其在今日。宣德意之嚴。分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一人有大責矣。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故爲之繕乃城隍。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制。而祛其不臧。翦除其惡。而綏輯其衆。俾留都之民。復國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天欲相我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鎬之與洛。厥重惟均。其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託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洛也。系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墮。而公於勤政之暇。稽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周公之下矣。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爲天下計。抑將爲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

斯道之命脈亦係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題兩州王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州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僉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帝曰欽哉惟時宜敍乃功爰進翁階爲資政大夫贈先淑人爲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贊言於末盛於翁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言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患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純佑我國家故資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惟翁之忠在朝著惟翁之孝在家庭惟翁忠孝之實在史册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縣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覩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覩贈秩之崇即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

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有閒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仰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耳。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卽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卽翁之孝。推而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卽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己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奏疏

附願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譴。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斤。斷落骾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桎。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

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桑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儻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附救楊椒山疏　張萬紀

臣紀一介草茅。素性愚戇。荷蒙皇上掄選東省。臣職司獻納。惟日緘默。萬無補報於廷陛。臣雖司言責。終爲曠職。實有愧於生平所學也。先是冒昧陳情。論劾貴黨不法等事。荷皇上再造弘仁。聊明英斷。以臣言爲然。痛解河澗之倒縣。臣自以爲得計猖狂。日夜感激。爲效死以報君前。此臣之至願也。惟今時事。臣聞之五內若焚。不敢不奏聞於陛下。料陛下宥臣之直言。又竊幸多矣。且以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自少至壯。所學忠誠。激烈骨鯁。家素寒微。無銖兩之積。向條議馬政。詞意激切。矻矻正言。亟攻時相當權。竊操國柄。發忠憤之氣。盡臣子之職。不意天心震怒。譴狄道縣典史。狄道乃臣之故里。臣備聞繼盛自謫貶後。忠肝義膽。起居食息。不忘陛下高厚之仁。益砥礪臣節。蓋不辭卑官小職。二載內再蒙皇上浩蕩弘恩。拔起部臣。繼盛感激益深。奮志圖報。矢心爲國。入京數日。論元臣十惡等事。又請引證二王之語云。察繼盛之

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明是非。雷霆震怒之下。必宥繼盛之死。諒翦元臣之惡。一時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拿送鎮撫司打著問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炳議成交結親王事例。且以繼盛自狄道至京。地有萬里。二王以天子之子。勢分縣隔。繼盛以孤微部臣。何由而結交耶。念權奸一朝可肆四海。是非公道難移。伏望陛下明遠察微。照徹奸迹。憫念忠純冒罪。誠爲六月飛霜。目今禁獄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之冤。或請例~充爲邊戍。或原情發爲編民。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萬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儻以臣爲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恐傷陛下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況朝士多慨。忠冤未伸。權貴陷阱。孤臣之衷。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疏遠權佞。爲國除奸。非徒辨冤也。

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祭文

祭楊斛山文

嗚呼。惟公之智足以灼事變。惟公之勇足以犯雷霆。惟公之忠足以動人主。惟公之誠足以感鬼神。惟公之節足以歷窘辱困苦生死而不變。惟公之名足以同天地日月明且久而不朽。視彼奸諛隱密與禽獸草木同歸朽腐者。何啻霄壤。則公之死也、亦何恨乎。方公之北上也。我韓師翁嘗以大畜睽卦教之矣。既而公用大畜棄睽卦而不用。豈非忠貞剛直之氣積於中而不可忍。故於師訓有所不暇顧耶。始公在獄。人皆以爲必死。迺賴聖明得以生還。及公歸家。人皆以爲天必以壽考報。而公乃竟以憂國成疾死。豈非公之忠愛出於天性。故在囹圄如家居。在田野如朝宁耶。方師翁歸致與盛相別也。亦嘗以教公者教之矣。既而亦違背師訓。棄睽卦不用以至於此。豈韓門之頑徒。迺國家之直臣耶。盛責宰相書內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盛常自以爲平生學問所得力者在此。豈公之所爲所見迺先得我心之同然耶。要亦同得師翁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之教而不敢妄也。嗚呼。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每欷歔而不可禁。況與公同韓氏之門。又同此愚直之心。憂懷如海。孰爲知音。安得起公於九泉。連牀數日。共吐肺肝乎。時人有稱韓門

二楊者。顧淺陋何敢與公幷稱。方公立朝。盛倘韋布。及盛在位。公已云亡。蓋不得共從王事斬奸佞矣。公之完名高節。已不負師翁之教。而盛倘留此僥倖不死之身。若宇宙贅疣。於公深有愧焉。仰天長呼。無可奈何。行將納此再生之身於朝廷。從公於九泉之下。共大笑大哭一場而已。惟公其相之。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搢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閒。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想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己。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游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游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搢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侍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

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無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蠢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與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惟公之德。二靈協粹。二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惟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惟公之行。高明卓茂。榘矱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惟公之學。書廚經府。鼠獄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惟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誥輝煌。彤雲豸護。繡服天香。惟公之壽。遐踰七袠。華胥夢殘。雖不慭遺。考終永延。惟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惟公之孫。瑤光瑜潤。蕙蘤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功備則淳。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存隆其實。歿曜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閈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爲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炯炯。察此愚衷。

附碑記

仙居吳時來撰

敕賜旌忠祠碑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敍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蔭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損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瓚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公之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匄記其祠事余奚忍記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匀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屛氣余投筆曰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霧霈海內卽不

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問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大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而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明神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之誰爲止之公即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慚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予甚慚於公勉愼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即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大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既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埽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捨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謗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槩即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古今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勁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

知今天子之能恤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逆黨扇禍釁啓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中遘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琅琅。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游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此驩之人徒倀倀。公歸不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氣復昌。憑八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淮南李春芳撰

敕賜旌忠祠碑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繙閱故牘。得前部御史曹公亨、副使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二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爲部疏者。翼廡重門。甓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鑱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飯

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虜通馬市以羈虜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讋服狡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而詳白蠹蠹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思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糜爛箠楚慘於鋸鑿瘡瘢未合而糾編之章再上頸可鑿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滃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謚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嘗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

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霆誅。卒戮大憝。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奬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堯兮左黔雷。團元氣兮惠來。帝嘉汝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齮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萇弘五。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爲民正兮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慕祠碑記

堂邑張鳳翔撰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棄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謚、予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冤始白。至今皇帝天啓三年。兪臣翔之請。予公諭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欷歔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爲少司馬濱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

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甚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歿。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勿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阱。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鼇、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櫝輩。公卽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弘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仆公之階庭。快榜繫以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世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公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謚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

永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尙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嗚呼號孚以爲厲。鳩壯決也。筥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忠爲無益。井可渫也。剚聖之刃。還缺折也。敦肱血拇。用自嚙也。嗆正而噦冥。辛夷揳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曾唫恆悲。無穉耋也。伊彭咸之故居。引村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楊忠愍公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楊繼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八〇上